

我的名字叫王村

范小青
著

范小青文集

〔长篇小说〕

山东人民出版社

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国家一级出版社

范小青文集·〔长篇小说〕

我的名字叫王村

范小青 著



山东人民出版社

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国家一级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我的名字叫王村/范小青著. — 济南: 山东人民出版社, 2016.1

(范小青文集)

ISBN 978-7-209-09249-4

I. ①我… II. ①范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5)第253703号

我的名字叫王村

范小青 著

主管部门 山东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出版发行 山东人民出版社
社 址 济南市胜利大街39号
邮 编 250001
电 话 总编室 (0531) 82098914
 市场部 (0531) 82098027
网 址 <http://www.sd-book.com.cn>
印 装 北京富达印务有限公司
经 销 新华书店

规 格 16开 (170mm × 240mm)
印 张 17.5
字 数 276千字
版 次 2016年1月第1版
印 次 2016年1月第1次
ISBN 978-7-209-09249-4
定 价 29.00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出版社总编室联系调换。



·
·
·
目
录
·
·
·

· 上部 ·

003	一
019	二
029	三
043	四
055	五
068	六
083	七



• 中部 •

093 一

108 二

124 三

145 四

• 下部 •

177 一

203 二

220 三

232 四

248 五

267 尾 声

上
部



我弟弟是一只老鼠。当然，这是他妄想出来的，对一个精神分裂的病人来说，想象自己是一只老鼠，应该不算太过分吧。

其实弟弟很小的时候就得了病，可是谁会相信一个小孩子说的话呢，就算他说自己是老虎，也不会有人理会他的。何况我们家，子女多，钱少，人傻，爹娘要靠劳动养活我们一群兄弟姐妹，哪有多余的精力去在意一个满嘴胡说八道的小东西。

作为一只老鼠的弟弟渐渐长大了，长大了的老鼠比小老鼠聪明多了，这主要表现在他把自己的妄想和现实愈来愈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。比如弟弟听到一声猫叫，立刻吓得抱头鼠窜；比如弟弟看到油瓶，就会脱下裤子，调转屁股，对着油瓶做一些奇怪的动作。开始我们都不知道他是什么意思，后来才想通了，那是老鼠偷油。我们谁都没有看见过老鼠是怎么偷油的，只是小时候曾经听老人说过，老鼠很聪明，如果油瓶没有盖住，老鼠会用尾巴伸到油瓶里偷油，弟弟学会了运用这一招式。弟弟还会把鸡蛋抱在怀里，仰面躺下，双手双脚蜷起，如果我们不能假装是另一只老鼠把他拖走，他就会一直躺在那里。

当然，话要说回来，弟弟也不是一天二十四个小时都以为自己是一只老鼠，也有的时候，他是糊涂的，他认为自己是一个人，他会说几句人话。但是你千万别以为这时候他就一切正常了，这时候如果有人好心跟他说，弟弟，这才是你自己啊，你不是老鼠，你是人啊。弟弟完全不能接受这样的观点，他会生气。弟弟生气的方式和一般人不一样。这一点你们完全不必惊讶，他本来也不能算

个一般人。弟弟一生气，立刻就会想起自己是一只老鼠，他立刻将自己的双手蜷起来，做成尖利的爪子的形状，搁到下巴那儿，然后再从下巴那儿快速地伸出去攻击他人，又抓又挠，嘴里还发出“吱吱”的叫声。

大家哄笑着四散躲开。有人说：“不像，不像。”

另一个说：“像只猴子。”

其实大家并不怕他，毕竟弟弟只是一只扮演得不太像的老鼠。

我这样说，看起来是在为弟弟开脱，其实才不呢。我心里恨透了我弟弟，即使一天只有一个小时甚至更少的时间认为自己是一只老鼠，也减少不了我们对于弟弟的深恶痛绝。

因为弟弟其实比一只真正的老鼠更烦人，一只老鼠除了做老鼠能做的恶事之外，它做不了别的事情，而弟弟比真正的老鼠要高明许多，因为他除了有老鼠的一面，还有别的很多面。比如，他有人的一面，特别是有人的坏的一面，至于人的好的一面，在我弟弟身上，我还没见识过呢。

你别看他平时懒懒散散，对任何人都很冷淡，连斜眼看一下我们都不愿意，他基本上不跟我们说话，似乎一点也瞧不上我们，可是一到吃饭的时候，他一点也不冷淡了，他会吃很多的饭，如果我们干活晚一点到家，他甚至会吃光锅里所有的饭，让我们活活饿一顿。老鼠晚上不睡觉，弟弟晚上也不睡觉，害得我们常常要在半夜里出去找他。那时候他在村子里到处窜走，在地上到处看，好像在找什么东西，但是谁知道他在找什么呢，因为谁也不知道他在到处寻找的时候，他到底是一个人还是一只老鼠。

到这时候大家才意识到弟弟病了，我爹让我带弟弟到城里的医院去看病。我们到了医院，挂号的时候我傻了眼，我虽然认得字，但是我不理解这些字的意思呀，精神科，神经科，神经内科和神经外科，普通精神科，老年病专科，儿童心理专科，妇女心理专科等等等等——我正对着它们发愣，就听小窗口里那挂号的问：“喂，你看什么病？”我赶紧说：“不是我看病，是我弟弟。”我把弟弟拉到窗口让她看了一眼。那挂号的却说：“我不管你们谁看病，我是问你挂什么科？”她看我呆呆地回答不出来，又启发我说，“你看病总要挂号的吧。”我为难地说：“我还、我还不知道我弟弟是什么病呢。”那挂号的笑了笑，说：“到我们医院来看病的还能看什么病呢？”不过她还算热心，见我为难，主动说，

“我看你们是头一次来吧，你弟弟是怎么个情况？”我说：“我弟弟是一只老鼠。”那挂号的并不觉得好笑，也没觉得我是在弄耸她，她大概见得多了，所以只是“哦”了一声，就告诉我应该挂精神科。

我递了钱进去，并且报上名字和年龄，她动作十分利索地扔出一个病历给我，还嘱咐了一句：“在二楼。”我带着弟弟到二楼，坐到走廊的长椅上等候。坐下来时没有什么感觉，过了一会儿，觉得浑身有些不自在，抬头一看，吓了一跳，周边有一些神情异常的人都在盯着我们看，我看了看弟弟的表情，他倒是若无其事。那是当然，他找到同类了罢。但是我怕弟弟被他们影响得更严重，想拉着弟弟离远一点，就听到护士叫到弟弟的名字了。

我赶紧说：“弟弟，轮到你了，我们进去看病吧。”弟弟一动不动，护士又喊了一声，弟弟还是不动。我着急了，但还是尽量和蔼地对弟弟说：“弟弟，你答应过我要听话的，我们就是来看病的，现在号也挂了，队也排了好半天，总算轮到你了，你不能——”弟弟打断了我，他忽然说话了，他口齿不清地说：“老鼠跳到钢琴上。”

护士没听懂，不明白弟弟是什么意思，只顾朝我看。她是精神病院的护士，见识肯定不少，但对于一只老鼠，恐怕也是无可奈何的。好在有我，她朝我看是对的，因为只有我知道我弟弟的语言，我一直以来就是我弟弟的翻译，弟弟所说的“老鼠跳到钢琴上”是一个谜面歇后语，谜底就是乱弹（谈）。一翻译过来，我立刻就恍悟了，直拍脑袋骂自己笨，也顾不上让护士释疑，赶紧对她说：“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刚才挂号的时候，把名字写错了。”护士说：“没事的，我先帮你改一下，你进去让医生在电脑上也改一下。”她把改过的病历交给我，弟弟果然不再反对，我顺利地带着弟弟进了门诊室。

这里的门诊室和其他医院不一样，病人只能一个一个地进，家属也只能进一个，不像其他医院，医生给一个病人看病的时候，许多病人和许多家属都盯在边上，赶也赶不走，门诊室里常常围得水泄不通，医生就在大家的紧张的注视下，在此起彼伏的咳嗽声中，在焦虑烦躁压抑的气氛里给人看病。

好在精神病院的情况不一样，这里是讲规矩的，又干净又安静，给我弟弟看病的这个医生年纪不大，但神色淡定，胸有成竹的样子。我心里一下子踏实了许多，好像弟弟的病一旦交到这个医生手里，弟弟就会从老鼠变回人来了。

听说有本事的医生是不用病人自己说话的，但是我从前没有见过有本事的医生，更何况我弟弟这个病人和一般的病人也不一样，不可能指望他会把自己的病情告诉医生。

所以，到了这儿，无论这位医生有没有本事，都得由我向医生倾诉弟弟的病情，我把不言不语的弟弟拱到前面，我站的弟弟身后说：“医生，医生，你快帮他看看，他是一只老鼠。”医生的目光掠过弟弟的脸面，投到我的脸上，看了看我，问道：“你看病还是他看病？”我没有听出医生是在讽刺我，赶紧回答说：“医生，他看病，他是我弟弟。”医生呛白我说：“你刚才说他是一只老鼠，现在又说他是你弟弟，他到底是谁？”说实在话，那时候我见的世面太少，听不懂人话，仍然不知趣，继续向医生提供我弟弟的情况，我说：“医生，医生，你不了解我弟弟，这会儿你看他人模人样的，一会儿他就会变成老鼠的样子，很骇人的，手，会这么样，嘴，会这么样——”因为我做不像老鼠的样子，我怕医生看不懂，赶紧催我弟弟说：“弟弟，你做个老鼠的样子给医生看看，你快做呀。”

可弟弟是个病人，病人哪有那么听话的，你希望他是个人，他就偏做个老鼠给你看，让你烦死；等到你要让他做老鼠了，他又偏不做，人模人样地杵在你面前，又让你急死。

弟弟不肯扮演老鼠，我可真急了，我怕医生会以为我弟弟不是老鼠，我怕医生会误诊，急中生智又想了一个绝招，“喵喵”地叫了几声。

弟弟还没有来得及逃窜，医生一伸手就捏住了我的胳膊，朝门外喊：“护士，护士——”我以前见过的护士都是眉清目秀的姑娘，这会儿正心存歹念，不料进来两个腰圆膀粗的男人，他们一进来，就冲着我来了，我赶紧喊道：“不是我，不是我，是我弟弟，他才是老鼠——”可是从他们的眼神中我看到了离奇的疑惑，我敏感地一回头，顿时魂飞魄散，哪里有我弟弟，刚才还在我身边的弟弟，忽然间就不见了。

男护士并不知道之前这屋子里还有个弟弟，他们朝我看了看，一个先说：“医生，我早就在门口准备着了。”另一个更是配合说：“一看他眼神就知道有问题。”医生被他们说得也有点疑惑了，问我：“你有病，你弟弟也有病，你们家族有精神疾病遗传吗？”那两个男护士未等医生的话音落下来，就上前准备

掐我了，我吓坏了，紧紧闭上嘴巴，咬紧牙关，防止他们硬往我嘴里塞药，但是我还有话要说，我有许多话要说，我不得不说，我只能在喉咙里发出声音：“我不吃药，我弟弟是老鼠。”

没有人听到我喉咙里的声音，看这阵势，就算他们听见我的话，他们也不会相信我，只有一眨眼的工夫，那两个男护士已经掐住了我的脖子，反转了我的胳膊，我被冤枉了，我冤死了，我比窦娥还冤，我比什么什么还冤。

我继续抿紧嘴巴，在喉咙里狂喊：“我不是老鼠。”但是我有预感，我马上就会被他们打成老鼠了，果然，那个医生受了护士的蛊惑，准备开检查的单子了，他说：“先做个CT，看看脑部有没有病变情况。”

不过医生在开单子的时候，又疑惑起来，问我：“你刚才你是和你弟弟一起进来的？这个病历上，到底是你的名字还是你弟弟的名字？”

他已经错得不能再错，我再也不能只在喉咙里说话了，我必须得张开嘴巴了，我张开了嘴巴放声说：“我弟弟的名字就是我的名字，我的名字就是我弟弟的名字。”医生朝那两个架住我的男护士丢了个眼色，虽然他没有说话，但是我看得出他的意思，他已经再一次地认定我是病人，我急得辩解说，“不是的，不是的，医生，你听我解释，我弟弟不知道自己的名字，喊他的名字他是不会理睬的，喊他的名字等于没有喊，他只认我的名字，所以只能用我的名字代表我弟弟的名字。”

医生又看了我一眼，不再和我计较，开好了检查单子，对那两个男护士说：“陪他来的那个家属不见了，你们带他去CT室，小心一点，这个病人虽然看起来没有暴力倾向，但他的伪装性很强。”

天哪，我好好儿的，竟然要我去做CT，CT是什么，我还没见过，只是听人说过，是一种很昂贵的检查，一般都是得了重病才用的，我才不需要做CT，我也不能再被他们纠缠下去了，我不得不像疯子一样地拼命挣扎并且大喊大叫，我喊道：“你们什么医院，你们什么医生，你们什么护士，我明明没有病，你们要叫我做C——”一个“T”字被他们用手捂住了，其中一个对另一个说：“再喊的话，用胶布封嘴。”

天哪，要是再用胶布封住我的嘴，我还有活路吗？

万幸万幸，我还有活路，那是老天有眼，叫我命不该绝，关键时候有人救

我了。

你们猜得没错，正是我弟弟。

我弟弟真是我的救星，关键时刻他在桌子底下“吱吱”地叫了起来。

那两个男护士更觉离奇了，一个屋子里怎么会有两个病人，这医院没有这样的规矩，向来只允许病人一个一个地进来。两个男护士疑惑地互看了一眼，接着又看我，又看我弟弟，还看医生，我感觉出来，他们的怀疑不仅在我和我弟弟身上，甚至到了医生身上。

但医生毕竟是医生，他火眼金睛，他已经在最短的时间内，纠正了自己的错误，他看出来谁是病人了。医生弓身到桌子下面，把手伸向蜷缩在地上的弟弟，弟弟竟然乖乖地被医生牵了出来。

我看见了弟弟，一阵激动，又要上前说话，但是医生已经吸取了前面的教训，朝我摆了摆手说：“你别说话了，你再说话，一切又要搞乱了。”停一下，又补充一句，“对不起，刚才差点误会了，主要是你话太多，我这儿有许多病人的特点就是话多，所以我做出了错误的判断，对不起。”我听了医生这话，没有马上回答，认真地想了想。我心里承认，我的话是多了一点，不过以前并没有人这么说我，家里也好，村里也好，学校也好，从来没有人嫌我话多，因为他们都不怎么说话，我多说点话，好让他们知道自己还活着，至少知道自己的耳朵还没有聋。

现在医生提醒了我，我细细回想一下，才对自己和自己周边的环境渐渐有了一点新的认识和知觉。

其实我也知道，医生虽然用了两遍“对不起”，听起来很客气，但其实他很不耐烦我，想让我闭嘴。可是为了说清弟弟的情况，我还是不能根据医生的意图及时改正我的犯嫌，我依然强调说：“可是我如果不说，我弟弟是说不出的，他平时就不肯说话，他是一个沉默寡言的人，或者说应该，他是一只沉默寡言的老鼠。”医生皱了皱眉头，但依然保持着风度，说：“好啊，沉默是金啊。”我没听懂医生这是什么意思，想了想，我得继续说，我说：“所以医生，就算我弟弟不沉默，就算他肯说话，他也说不清楚，他根本就不知道该说什么，他根本就不知道自己是什么，他什么什么什么。”医生终于被我惹恼了，再次改变了平和的神态，用尖利的目光刺了我一下，说：“你要是再说话，就请你出去。”

这一招把我吓着了。我不能出去，我不能把弟弟一个人扔在这里，虽然这里有医生有护士，但弟弟毕竟可能是一只老鼠，老鼠是无法和人沟通的，即使他们不是一般的人，他们是医生，但医生也无法和老鼠对话呀。所以我不能有片刻让弟弟离开我的视线，我赶紧向医生保证：“医生，我不说话了，保证一言不发。”医生说：“本来这就不是你说话的地方，我来提问题，让他自己回答。”

那两个怎么看怎么不舒服的男护士这才退了出去，医生让弟弟坐下，亲切地拍了拍弟弟的手背，开始向弟弟提问，医生说：“你觉得自己是一只老鼠吗？”弟弟不理睬，我只能代他回答：“是，是老鼠——我弟弟是老鼠。”医生根本不把我放在眼里，继续问弟弟：“你的这种感觉，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。”弟弟仍然不回答，仍然由我回答：“从他是一只小老鼠的时候开始的。”

医生回头看了我一眼，我又被他的目光吓了一跳，以为他嫌我话多，要赶我走，不料医生只是叹了一口气，不仅没赶我走，还对我说：“病被你们耽误了。”我赶紧辩解说：“医生，不能怪我们，不是我们有意耽误的，开始我们也不知道，我们都以为他在跟我们闹着玩呢，医生，你仔细看看我弟弟的样子，他完全就是人的样子呀，谁会想到他会是一只老鼠呢，一直到后来，后来一直到——”这医生和我天生犯冲，不知冲的是生辰八字还是星座什么的，反正我看出来他特别不爱听我说话，刚才且容忍了我一下，这一会儿他又犯毛躁了，严厉地说：“话多也是一种病，你知道吗？”我怕他又说我有病，赶紧闭嘴。

医生见我闭了嘴，还不甘心，又吓唬我说：“下面我还要提一些问题，让你弟弟回答，你要是插嘴，就是破坏我诊断，后果你自负。”

我不想自负，赶紧闭上嘴听医生向我弟弟提问题。

医生问：“现在是哪一年？”

这算什么问题，医生也太小瞧弟弟、太不把弟弟当回事了，弟弟虽然以为自己是老鼠，但他毕竟不是真的老鼠，我差点提出疑义，但是看到医生一脸的严肃，我也只能严肃地等待弟弟的回答。

可惜我这个弟弟实在是不争气，连今年是哪一年他都懒得回答，这样下去，医生岂不是要误认为弟弟的病非常严重吗，岂不是要误诊吗？我心里一急，对答如流地说：“今年是某某某某年。”我不仅回答正确，还加以说明，“今年为什么是某某某某年呢，因为去年是某某某某年，因为明年是某某某某年，所以，

今年就是某某某年。”

我说了过后，有点兴奋，折胳膊握拳，对着弟弟做了个鼓励加油的手势。可是弟弟麻木不仁，眼中根本就没有我，更没有我的鼓励的手势，他把我当个屁。不对，屁还有点臭味呢，他没闻到臭味，他把我当空气。唉，弟弟啊，你真是麻木不仁，你哪怕认为我是错的，你哪怕朝我翻个白眼，哪怕朝我吐一口唾沫也好呀。

这医生也真是个知错不改的医生，他居然又问弟弟：“现在是几月份？”

我忍不住抗议说：“医生，问这么简单的问题就能查病吗？”

医生说：“我让你插嘴了吗？”他虽然批评了我，却还是接受了我的意见，下一个问题，他没有再问今天是哪一天，而是改变了一个方向，问，“你是什么地方人？”

我抢答说：“小王村。”

医生对我的回答充耳不闻，又随手把钢笔套子旋下来，放到弟弟面前：“这是什么？”

弟弟真是个睁眼瞎子，连面前的钢笔也看不见，还是我替他回答，但是我已经厌倦了医生的无聊，我回答说：“这是钥匙圈。”

我原以为医生会问一些稀奇古怪的问题来为难弟弟，这样才能查出弟弟和我们不一样，哪知这医生如此没有水平，我得刺激他一下，让他提一些有难度的问题，所以 I 有意将钢笔套说成钥匙圈。

可医生不吃我这一套，他和我弟弟一样，完全不把我放在眼里，只当我不存在，不过我并没有计较他，因为他对我弟弟的态度很好，和对我的态度完全不一样，我会原谅他的。

医生把我和我的回答撇在一边，十分和蔼地对我弟弟说：“既然你不肯回答我的问题，我们就换个方式，你不愿意说话，你就不说话，你闭着嘴都行，我提问题，我自己给答案，如果你认为是对的，你就点头，如果你认为是错的，你就摇头，好不好？”

不等弟弟表态，医生就自说自话地开始了，他从口袋里摸出一个一元的硬币，举到弟弟眼前，问说：“这是一个硬币，是几块钱？”然后他自答说，“是两块钱。”

我忍不住“嘻”一下笑出声来，看到医生眼睛朝我瞪着，我赶紧收回笑声，去提醒弟弟说：“弟弟，这明明是一块钱，他说两块钱，你摇头呀，你快摇头呀。”见弟弟不理睬我，我又赶紧告诉医生，“医生，他是故意的，他有意不告诉你，让你无法了解他的真相，其实他认得钱，就算他什么也不认得，他也认得钱，有一次，我让他到小店里去买——”

医生真生气了，我看得出来，他的脸涨成了紫红色，龇着嘴说：“脑残啊？听不懂人话啊？”

我再次被吓到了，我以为医生误诊了，我赶紧解释说：“医生，医生，我弟弟可能是脑残，但是脑残不等于他很笨，你千万不能被他的表面现象所迷惑，你不知道我弟弟有多聪明呢，我弟弟还会、还会——”

医生冷冷地打断了我，他替我说道：“还会掘壁洞呢吧？”

我和医生这里，已经闹翻了天，我弟弟呢，真是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。在这么专业的医院里，弟弟竟然如此这般的木呆，太丢人了，他简直、简直连一只老鼠都不如了，一只老鼠，你要是踢它一脚，它一定会逃跑，可我这个弟弟，这会儿，在医生面前，简直丢死人了，别说踢他一脚，就是拿把刀架在他脖子上，他恐怕也是岿然不动的。

我也生气了，我气得推了弟弟一下，说：“弟弟，你平时不是这样的，你明明会说人话的，今天到了这里，你连一个字也不肯说，你是存心跟我过不去呢，还是存心跟医生过不去？你是觉得车票钱、挂号看病的钱都不是钱呢，还是觉得应该让我白白地陪你跑一趟？你是觉得这个医院配不上你这样的病人呢，还是觉得——”我说着说着，话又多了，又扯开去了，医生是不会让我再继续下去的，他朝我摆摆手，让我住嘴，可是我不能住嘴，我说，“医生，你听我说，他平时确实不是这样的，他平时不扮老鼠的时候，和人是一样的。”医生说：“你以为我现在在干什么呢，我是在玩吗？”我说：“你不是在玩，你是在给我弟弟查病呢。”医生呛白我说：“原来你知道啊，你知道还不闭嘴。”我说：“医生，我得给我弟弟当代理人，否则——”医生说：“你怎么老是要代表病人？要不，干脆，你来当病人算了。”我又赶紧解释：“医生，医生，我是怕、怕你不了解我弟弟。”医生又冷笑说：“我不了解，你了解？那我这医生让给你当算了。”

我再一次败下阵来，但说实在的，我仍然不死心。求医生不成，我转而求

弟弟了，我说：“弟弟，弟弟，你看在我的面子上，开口说说话吧，哪怕说一句话，哪怕说一个字，哪怕骂我一声，要不然，要不然，医生会以为你是哑巴，而不会把你当成老鼠。弟弟，你自己拿个镜子照照看，你这样子，怎么看也不像是一只老鼠呀，你要是想让大家知道你是一只老鼠，你好歹好扮点老鼠的样子出来呀。”

我已口干舌燥，像一条错翻上岸的鱼，弟弟却依然稳坐钓鱼船，我看着弟弟淡定的姿态，又想想我自己上蹿下跳的样子，一时间，我竟疑惑起来，到底是我带弟弟来看病，还是弟弟带我来看病？我这么想着，简直就昏了头脑，我觉得我的思想像一匹脱缰的野马，狂奔乱闯，就要失控了。

思想失控，那是什么，那可不得了，那就是疯子啊，难不成我带出来一个精神病，要带回去两个精神病吗？

我可不能疯啊，我家里有一个弟弟是个疯子，就已经够全家人受的，我要是再疯了，让我们家的人怎么活呀。可是我怎么才能保持冷静，不让自己疯呢，我心里很清楚，只要医生能够给弟弟诊断，然后治疗，我就不会疯，那么，怎样才能让医生给弟弟诊断和治疗呢，现在医生面对一个哑巴精神病，束手无策了。那么，首先，至少，我得让弟弟开口说话。

我换一招以情动人，我对弟弟说：“弟弟，我知道你最喜欢我喊你弟弟，你也知道咱们家就咱哥俩最亲，这样好不好，我喊你一声弟弟，你就说一句话，好不好，弟弟，弟弟，弟弟——”可弟弟喊得再亲，仍然不奏效，我急火攻心，忽然心里就被这火照亮了，我脱口说，“弟弟，我不叫你弟弟了，我叫你、叫你一声王全！”

我这完全是死马当作活马医，哪知一匹死马还真被医活了，这“王全”两字一出来，弟弟竟然开口了，弟弟欢快地说：“老鼠老鼠，爬进香炉——”

听到弟弟说话了，那垂头丧气的医生顿时来了精神，赶紧凑到弟弟跟前说：“你现在肯说话了，我们重新开始，我问问题，你回答——”

弟弟说：“老鼠老鼠，爬进香炉——”

医生对精神病人有研究，但是对老鼠没有研究，他不知道老鼠爬进香炉会是什么，我只得替弟弟做翻译说：“这是一个谜面歇后语，老鼠爬香炉，谜底就是碰一鼻子灰。”我一边解释，一边观察医生的脸色，看了医生的脸色，我